

他，一位青工，一个书迷。

新开了一家书店，离厂于不远，真好。

她亭亭玉立，文雅、秀气，矜持中带着娴静的微笑。

一个买，一个卖；一次，两次，三次……行业性的对话，事务性的交往，别无其他。

然而，一个偶然的差错——两块一的书，给了张拾块头，却找回了八块九！

毫无迟疑，秉性老实的他，立即返身退回了错款。

她感激地笑了。然而——那笑中似乎还带着另一种异样的神情！

就这样，他俩交上了朋友，说不上是谁的主动，他、抑或是她？

花前月下，望着她那娇艳的面容、活泼的身影，他常常情不自禁地想：“这大概是维纳斯在有心作美吧？”

### 月儿，在书林中穿行 (小小说)

西安仪表厂 丁盈川

花儿点点头，而月儿却躲进了云层。

“你真傻，”终于有一次，她瞅着他那梦幻似的神情，不由得扑哧一声笑了：“难道就看不出那次是我有意错找给你的？”

他惊呆了。是的，他从没想到到这一层。

“我想看看那些爱书的人，心灵是不是也象书上写的那样美。”

她昂望着茫茫夜空，清彻明亮的眸子里浮动一种奇异的思想。这个鬼灵精！

他凝望着她在银色月光下的脸庞，忍不住打趣道：“看来，在我之前，你怕也试过别的小伙子吧？”

“有一个。”她却毫不隐讳，只是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

的红云，“人长得挺文气，也很爱看书，老实说，给我的印象不错。

但没想到这样爱书的人竟也爱钱。”

他明白了，真为自己的幸运感到庆幸。同时，心中也不免对那个满可以捷足先登的可怜落选者感到一丝惋惜。

“或许他并没有发现多找了钱，忙乱中疏忽了。”他真诚地说。

“那他至少是个‘马大哈’！”她爽朗地笑了，“而我却并不想找一个生活中的‘马大哈’，你说呢？”

她深情地凝望着他，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就似一泓清彻见底的山泉，晶莹，坦白，真诚，无邪！

圆圆的月儿钻出了云层，多好啊，书迷！

他拍一拍襟边的粉笔灰，站在教室门口。第一堂课，要取得信任和树立威信，仪表是教师的——

“起立——”“老师——好。”他扶一扶眼镜，怀疑地看看下面。是神经过敏？但他分明听见下面有一种声响。他是刚从师范学校分配来的，这是第一节。

“请坐下。”他说，仔细打量每一个人，绷紧了眼角的神经，“我给你们上……”

他住了口，这一次听清了，“嘻——嘻……”是笑声。他扶一扶眼镜，寻找这声音。

“嘻——”他迅速扫了一眼，这一次逮住了那笑声，在第二排，左边，一个个子低低的女生。

他大声说：“你，站起来。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孩子立即捂住了嘴，止了笑，却不说话。有人报告：“有同学在丁英的背后挂了一张纸条。”

叫做丁英的女生在第一排，她立即伸手去摸，果然摸出一张用回形针弯成小勾挂在她身上的纸条，立即

啾地哭了。

纸条上写着：“我是男生”，一个大惊号。

他愤怒了，不由自主地大声喝道：“是谁？谁干的？自己站出来！”他听出了自己的声音很难听，但他听不得了。

一个胖胖的男学生，看样子绝对没有十二岁，用惊人的速度站了起来，碰得凳子一阵巨响。

“是他么？”他问全班同学。有人三三两两地回答了：“是。”“是他。”

“报告你的名字！”他说。

“张，张朋宁。”看得出，他害怕了，这很好。

### 头一堂课

西安仪表厂 周矢

(小小说)

“走到前面来！”他命令。胖胖的小男生移动了脚步。一步，两步，三步。不走了，靠着桌子，求救似地望着叫做丁英的女生，眼里汪起了泪水。

丁英不敢看他，低着头。他猛地拉开教室门，大声喝道：“出去！”

张朋宁立即抱住了桌腿。他突然冒起一股无名火来，一大步跨过去，一下子便把小家伙推出了门。

全教室没有一丝声音，只听见他用力关门的那一声“嘭！”

就在这时，张朋宁突然用力撬起门来，大声哭叫着“我不敢了，老师！真的，我不敢了，老师……”

他用力镇静自己，走回讲台，说：“今天是第一课，请同学们打开书。”但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发抖。

他抬头去看全体学生，教室里没有人说话，但全部眼光都盯着他。是信任？不是。那么，是什么呢？怀疑？责备？或者——

门外还在哭：“我不敢了，老师，饶了我吧。”

他忽然说：“同意张朋宁进来的举手。”

他看见了，齐刷刷地，教室里四十七个人举起了四十七只手，丁英是最末一个，她回头看完了那小树林一样的手臂才举起的。

他无奈了，只得去开门。他在心里想：这第一堂课，是谁在给谁上课呢？



天空有多少颗星星，人间就有多少双眼睛——有的呆滞，有的灵秀，有的诡谲，有的坦诚；有的阴暗得如垂着帷幕的窗口，有的透明似春雨洗过的天空；有的搏击风浪，宛若大海航标，有的贪图安逸，仿佛落地台灯；有的长久磨砺，闪烁着珍珠的奇彩，有的失去光辉，浮上了斑驳的锈层；有的善变，顷刻黑白倒转，周旋八面来风，有的执著，纵被埋进荒漠，却仍情思泉涌；有的象深潭，激荡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，有的象枯井，听不见一丝历史和时代的回声；有的半睁半闭，闭视群众疾苦，睁为攫利钻营，有的时冷时热，冷对民族命运，热向官阶权柄；有的尽管闪烁，却只空余下两堆灰烬；有的虽已熄灭，却在人们的心上长明……呵！眼睛，眼睛！映出多少真假、善恶、美丑、邪正；彼此相望，交错纷争，投下光明也投下阴影——请所有的眼睛一齐来八十年代的窗口校正视力吧！让视网膜拂尽所有蛛网，让水晶体真正明如水晶！

### 眼睛

红安公司 王德芳

### 新来的…… (小小说)

铜川矿务局 黄卫平

临街、铺面向南的“多来吃”青年小餐厅，素以海味小馄饨著名，承包以后添了啤酒、小菜、水煎包，顾客络绎不绝，忙得小餐厅的几个小青年，连抬头工夫都没有。下馄饨的苗条女李婉，捞完一锅，“哗”一下拧开水笼头，给锅里加了水，抓一把搅拌过的紫菜、虾皮、葱花、榨菜四样锦，朝空中一撒，开了个花，均匀地撒到了细瓷金边碗里，然后又开风

机，下馄饨……“端！”李婉脆生生地喊了一声，排着一字长队的顾客早稳了，

为开拓者日夜呐喊。让信念之星从煤海上徐徐升起，生活的路上撒满花瓣……

吹吧，强劲的风，我赤裸的胸膛里，埋着煤田，唯有你，能把它扇出烈焰。

捞一碗，便有人端去一碗，——突然，一双端馄饨的手伸得老长，伸到了四样锦的小盆里，捏了一把。

“哎哎，你比人多张嘴怎么的？”李婉抬头一看，见是个身穿夹克风衣、头戴鸭舌帽的青年人。可她话音未落，那四样锦，早已进了他的馄饨碗里。

“你！——，不行，去，柜台上补二分钱去，这菜是有规格的！”李婉柳眉一竖，动怒了。

“一点点么，我吃海味重……”“不行！”李婉一口咬紧：“你这人怎么这样，二分钱便宜你了，现在讲承包，谁想沾光也不行，快去补去！”

好热闹的人早围上了，有人摇头，有人嘀咕，有人蔑视：“这人怎么这样，二分钱的小事么？”

“太不象话了。”

一个老人手里端着个啤酒杯：“小伙子，不能这样对人家哦……”

小伙不理众人的茬，转身端来一盆五香花生米：“你这菜一盘五角，份量不足，顾客不是吃亏了？”

“你……”李婉语塞，众人愕然。小伙亮出了招牌：“我是区饮食服务公司的，今儿起我来这店当经理。”

里屋包馄饨的、蒸包子的都跑出

### 汽笛之歌

西安市工人俱乐部 徐剑铭

没有缠绵悱恻的柔情，没有飘忽迷离的旋律——我是汽笛，我的歌粗犷而豪放，我是汽笛，我是时代前进的信息。

我在闪烁的星光下歌唱，唱着歌，去迎接明丽的晨曦；我在疾风暴雨中歌唱，歌唱着，去迎接五彩的虹霓！

哦，第一个音符，常在月台上响起，莫以为我只是传播离愁别绪。高歌一曲，为征人壮行，请相信我——落下你送别的手臂！

只因为炉膛内，火，在燃烧，我的歌才这样喷薄而出，不可压抑。云也罢，雾也罢，雷也罢，电也罢，那个能掩盖我歌声中执著的希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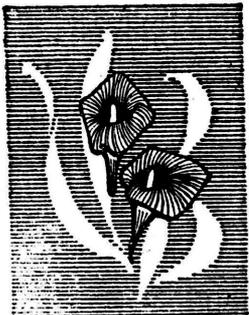
啊，如果列车不再前进，我的歌还会有什么意义！一片痴情，寄予历史的火车头；全速前进，莫要有片刻的犹疑！

来了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冲小伙喊道：“哟，郭京，从区党校学习回来了？”

“是啊，要和你们一块儿干了。我想，改革改革，讲管理，商店不能亏了，顾客也不能吃亏。手心手背都是肉。明天起，小菜分小碟售出，再增加一些小菜拼盘，详细的，我们再合计合计，大家说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围着的人早喝起彩了。“你呢？”郭京冲着李婉一点头。李婉笑了。

### 「开拓者」征文



设计 朱捷

### 省作协工人会员专页

### 铜川的风

铜川矿务局 李祥云

推动过大海上的白帆，折断过虫蛀的枝干。风，踩着绿树的叶子，从远方来到矿山。

吹散孕育雨雪的云雾，吹散迷茫的烟。给矿井带来原野上的花香，弹响轨道的琴弦。

脱去并架尘织的衣袍，把墙角的蛛网剪断。失意的煤尘，颤抖的瓦斯，在雨泪中飞旋。

送风稿一支奋进的歌！